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四十四回 鴉片煙中妙計 鴛兒口內佳人

卻說健齋托病不出之日，即韜庵預備燃其煮豆之時。他那老師季穆齋，原是讀書人中的下流、篋片叢裡的俊品。韜庵那裡真個要收羅宋版書，不過借這名目好引他為爪牙。他也何肯肯替起庵仔細鑒別，不過借這名目，好與闊公子聯絡聲氣。兩人已密商著多時了，想把健齋推倒，好據方大將軍產業。現在聽得燕尾生已做了健齋謀主，自顧左右，雖也有幾個謀士，都不是燕尾生的敵手，便同委穆齋商量著。穆齋沉吟道：「人才呢，輦轂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只沒什麼交情，斷不能把這極秘密的事同他共事。現在大將軍左右，那三五個心腹秘書，那一個不是嫻熟韜略的？向他們裡邊籠絡一個。燕尾生雖利害，究竟只能替大公子畫策，不能在大將軍面前浸潤膚受啊！」韜庵聽了這句話，沉吟了一回，撫掌道：「依你說，便非梁翼謀不可了。」穆齋也點頭微笑道：「翼謀呢，原與我同舉經濟特科的。論他的文章，也不過中等腳色，隻手段卻真有神出鬼沒之妙。大將軍近來綜治朝野的政策，那一件不是他的主意。得此人為助，燕尾生自不禁靴尖一踢了。只此人城府太深，利己心太重。倘不用他，勢將被他所用。這一著，卻不可不顧備的。」韜庵坦然道：「這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

從此韜庵、穆齋用全力去拉攏著翼謀。不上半月，便已黏成一片。有一天，翼謀在韜庵家裡打了八圈一千元底的小牌，時候晚了，韜庵便留住他。吃了飯，同躺在一張榻上抽鴉片煙玩。韜庵便兜著圈兒，說出請他在大將軍前幫襯自己離間健齋的話來。翼謀不等他完，便笑道：「我早知道你的意思了。才華一代的方韜庵，何事不可為，而必下交南海匹夫。前天穆齋來達你的慫恿時，便料著了。只令尊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要仗著空言，望他傾心相就，是一萬個做不到的。必須假一件事情去挾持他，令他不能擺脫，才是正當計較。只什麼事可假以挾持呢？上策太危險，還是用下策的好。」

韜庵急問：「何為上策？」翼謀道：「李世民所以獨能得唐高祖愛護者，非以世民為可愛，乃以彼為可畏耳。當日入宿隋宮，私幸帝廂，有許多不能令天下後世知道的事情，世民獨與其謀。萬一世民怨望，吐露出來，還能顏顏稱開國之主麼？」

更加著重兵在握，羽翼已成，便不令取帝位，世民已力足以自取之，此齊與巢刺所以終不能敵也。今大將軍雖無此意，然苟置諸爐火之上，則以後之事，悟吾所欲了。只事體太大，偶一不慎，禍且立至，故我以為太險。至於第二策，現在大將軍因一件事，非得巨萬金不可。我自問弄錢的本領還有，弄得到這筆錢時，將來許多事權，便好乘機壟斷。再加著你另用方法，去日求親呢，怕燕尾生不為辛吡麼？這第二策，功效自然遲一點，卻四平八穩，沒一些破綻的。」韜庵沉吟了一回道：「將第一、第二兩策同時並舉，便怎樣呢？」翼謀不覺從煙榻上直躍起來道：「不圖吾韜庵公子竟有這闊大英卓的見解！梁某不才，既遇知己，不能不誓竭綿薄了。」說完兩人又密談了一回，翼謀自回去了。

一到明天，財政部便發生了那上提八百萬元的事情。劉其光因這案也得了個勞績，連戚少甫都拔茅連茹的升起主事來。

這也算是佛天一滴楊枝水，澤遍人間十萬家了。卻說劉其光自這一次受堂官青眼後，便充了翼謀的心腹，終日自忙著別種事情，財政部倒反不易見他足跡了。

一天，閒著沒事，又去看長鶴山了。門上的瞅了他一眼，說：「公子爺麼，他正為朋友太多了，如今連家裡都棄著不要哩。」其光心裡一動，想：「怎樣會大家不曉的呢？莫是他們懶著通報罷。」正想著，有個極俊小廝從中門內轉將出來，傳著綠筠夫人的話道：「總管呢？」便有個花白鬍子的走將上去，問：「怎樣哩？」小廝道：「夫人說你們的限已過了，公子還沒還來，你們的皮可已不要了？如今沒別法，說財政部那老劉是長同公子一起的，多管被他誘在那些不要臉的地方絆住了。你們快挑齊了人，打到他那狗窩裡去，問他要公子去。」

其光聽了這一句話，「啊呀」一聲，捧住了頭跳上車，說了一百多個「快走」，那馬潑辣辣拉了車便走。不多一刻，還到自己家裡，才算回過了口氣來，拍著胸道：「好險哪！只他們說是要打上門來的。堂堂司長公館給人打著，說要還人，可不是笑話？」便同戚太太商量好了，將門前釘著的那塊「財政部劉」的牌子除了下來，另黏了張珊瑚箋寫的「秣陵戚寓」的門條。布置妥了，自己才偷偷掩掩的出了後門，一腳奔到鄭甘棠那裡。

那鄭甘棠才買了豬仔回來，受著朝廷上賞，充方大將軍帳下記室參軍，與梁翼謀是一文一武。只天生一副下流相，做雞鳴狗盜的功臣則有餘，充經緯密勿的重臣則不足。所以盡他竭慮盡忠，左不過是方府裡一個三等門客罷了。這天正在私寓裡同縫窮夫人尋著快活，門子進來說：「財政部劉司長，不等通報已闖起來了。」甘棠不知是什麼事，倒也嚇了一跳，忙推開縫窮夫人，迎將出來。只見其光滿臉不快，一見自己，便指著嚷道：「好呀，你把長鶴山藏到那裡去了？自己在家裡樂著，卻教我來頂缸。」甘棠茫然道：「誰藏過長鶴山來，誰又找你去頂缸呢？」其光道：「好麼，誰不知你同鶴山是天天渾在一起的！今天我沒事找他去，那門上說不還去幾天了。後來又走出個小廝來說，要挑選精壯，打到我家裡去要人。虧那小廝是沒見過我的，不然多半被他們小雞般抓進去，押追原人哩。」

甘棠聽了，不覺暗啞好笑：「自己飽嘗了長家掃帚風味，不圖劉其光又要領略那門丁老拳，這也被他們殺盡威風了。」

一壁想，一壁皺著眉道：「你也原常同他來往的，只不過這幾天忙著別的罷了。我又那裡知道他在那裡呢？」其光見他沒事人一般，不覺告道：「你也有用我劉某日子的嚇！何苦來看我為難呢。」甘棠沉兩位今天是我家定的哩！小婦人這幾天留著這條性命，等兩爺的吩咐呢！」滿嘴裡不倫不類的亂嚼。

甘棠、其光見了這怪相，聽了這奇語，不覺駭然。又礙著人家眼睛，看這樣子是呼叱不退的，只得等車子到了門口，硬著頭皮下車道：「這不是講話的地方，我們進去說罷！」走便走著，心裡兀自驚驚的跳。吟道：「他走的那幾家我都知道的。留得住他的卻只有挹芬處。沒奈何我便同你去走遭罷。」說完，請其光等著，自向裡去同縫窮太太扭股糖兒似的扭了一回，才出來同其光坐著一車，向挹芬家來。

那知還沒到門首，早見挹芬的鴛兒蓬頭鬼臉的將怪眼向街上愣著。一見甘棠、其光兩人，便沒命的跟將上來，嘴裡嚷道：

「甘棠瞅了其光一眼，暗道：「費你的心，拉我來受用哩。」

其光心裡也暗抱怨著甘棠道：「你引我到這個地方來，鶴山沒看見，先見了這老鴛。著實利市哩。」兩人懷著鬼胎，到了裡邊，覺一些人聲也沒有。那一庭修竹自在那裡搖擺，也沒人理他。聽得鴛兒在院中說話，才有一個娘姨從牆角中窺了過來。

甘棠止不住問：「挹芬呢？」鴛母冷笑道：「兩位爺也不曉得他在那裡麼？這可上了天去哩！」

甘棠聽得口風不對，忙轉過口來，裝著吃驚的樣子道：「敢是今天出去了沒回來麼？」鴛兒道：「是今天出去倒也放心了，可惜是前天去的，才著急啊！兩位爺想才從長府來的，敢是長公子請你們來做媒的？那也沒有不情願的。」真是：